

1979年7月,我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来临,第一次回家探亲。下午四时我在济南站上车,到上海站时已是翌日中午。记得我是乘65路公共汽车,穿越了大半个上海,包括名气很大却窄窄的苏州河,抵达了十六铺码头。到达十六铺码头以后,我先去了轮船售票处,买到第三天去海门的船票。然后找到南京路附近的黄浦旅店入住,是走廊上的加铺,八毛一晚。

十六铺码头也有发往苏北和浙江沿海其他港口的船只,可能是“铺”与“浦”相近,我那时觉得上海港真大,偌大的码头仅排在第十六号。后来才知道,并没有十五铺或十七铺码头。原来清朝咸丰年间,为了防止太平军来进攻,上海县将城内外分割成十六个联防区域,简称铺,其中十六铺正好涵盖码头区。后来各铺取消,但十六铺因处沪上热闹之地,客运货运码头林立,加上来往旅客和上海人已经说习惯了,这个名称也就沿用下来。

随着公路和铁路的大发展,水路作为交通工具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记得1998年沪杭高速开通时,我曾与几位好友驱车到常熟路泡吧,当晚即返杭州。而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以后,上海到台州也只需三个多小时,十六

## 有关上海的记忆

蔡天新

铺码头这条水路航线再不存在必要。

作为上海最著名的地标,外滩有着丰富的历史意味,那是后来浦东竞相建造的高楼大厦无法比拟的,它还有着简洁响亮的英文名Bund,沿线的建筑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外滩的北端是外白渡桥,尽管外形不怎么可爱有趣,名字却让人想入非非,可惜尚没有一首诗媲美巴黎的《米拉波桥》,甚或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那无疑是一桩遗憾的事情。而它旁边的黄浦公园门口也是游人喜欢拍照留念的地方。

有几次,我曾经沿着南京路向西,一直走到人民公园,对面便是赫赫有名的国际饭店(Park Hotel)。这家饭店于1934年开业,虽只有二十四层(含地下二层),仍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享有“远东第一高楼”的美誉,以至于对我这样的穷学生来说也如雷贯耳。记得有一次,我装作旅店住户,径直走向电梯间,登临顶层并自鸣得意。多年以后才意识到,凡是旅店无论多么华贵均是公共场所,任何人只要举止得体便可随意出入。

那时候,国际饭店西侧的黄河路还寂寂无名,这条长七百多米、宽十来米的马路,南起南京西路,北至新闸路。黄河路原名派克路(Park Road),国际饭店的英文名因此而来。1943年,改名黄河路。饭店北侧一百米处的长江公寓是作家张爱玲1952年移居香港前的住处。1993年开发成美食街以后,黄河路声誉鹊起。2023年岁杪,随着香港名导王家卫执导的依据金庸澄茅盾文学奖小说《繁花》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的热播,黄河路广为人知。

国际饭店的设计师是匈牙利籍的邬达克,1914年毕业于布达佩斯工业和经济大学建筑系,恰巧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入了伍,成为奥匈帝国在俄罗斯前线的一名士兵。不久,他被俄军俘虏,辗转流放到远东的西伯利亚。由于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内部的混乱,他没有像前辈同胞诗人裴多菲那样遭受厄运,而是从战俘营里幸运逃脱,搭乘一艘日本货船经北冰洋和白令海峡抵达上海。那是在1918年,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邬达克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帮美国人打了七年工,才有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武康大楼和铜仁路“绿房子”等十几幢老建筑都是他的作品,后者曾触发少年贝聿铭当建

筑师的梦想。如今这些建筑物成了上海滩的一部分。邬达克也成了“冒险家乐园”的一个佐证,甚至可以这么说,他就是上海的安东尼·高迪。

亏得我童年时代开始绘制旅行图,每次游历都清晰地记载下来,无论时间还是线路。我发现,大学四年的八个假期,除了一次寒假去扬州四姨家过年,一次暑假到北京姑妈家玩,其他六次均回乡探亲,其中有四次是从上海乘船回家。可见那时,我对上海尤其是十六铺码头一带已经很熟悉了。只可惜,没有留下一张车票或旅店小票,否则将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有关上海的记忆,我至少逛过福州路上的几家书店,买过几本译诗集,那里也是从外滩去南京路的必经之地。自来杭州工作以后,我与上海的关系更为密切。尤其是,有两次诗人聚会,永留记忆,一次是1991年在海鸡饭店,另一次是2013年的金陵东路轮渡。后一次即所谓“外滩艺术计划”。那天渡轮被装扮成一只大黄鸭,诗人们24小时不间断朗诵,听众是随机上船的乘客。

上海的大学里,与浙大最有渊源的当数复旦。1952年院系调整,浙大理科精华几乎全到了复旦,他们中只有数学家陈建功在四年后回到新成立的杭州大学担任副校长。尽管后来我曾到复旦做过许多学术报告和公众讲座,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那是1989年初春,我在复

这几天,一股强势的冷空气来袭,使得各地气温纷纷骤降。一时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将近三分之二的国土都被雨雪所覆盖。

我们这儿连着两天都是时阴时雨,到昨天下午铅灰色的天空中冷雨夹杂着雪粒唰唰地下了起来,至傍晚时分,冰雨已飘落成大片的雪花在空中飞舞,宛若春日里洁白的梨花,今冬的第一场雪花就此飘落。

一会儿工夫地面就下白了,站在窗前看雪,巷子里空无一人,地面上的雪很纯净,没有人的踪迹,想起王维的诗,“空山深巷静,积雪广庭闲”,雪色倾城,天地静美,雪给人的感觉就是纯净。

雪下起来,朋友圈里也热闹起来,因为一场雪,一个个梦回长安,朋友圈里成了诗词大会,个个意兴盎然,有人吟咏前人佳句,有人自由创作,更有人折下一枝寒梅来助兴。与前段时间的风和日丽、艳阳高照相比,这才是真正的冬天,雪要下,梅要开,一场雪,给平淡的生活带来了几分意趣。

这靠靠的雪天,梅园的腊梅怕是要开了吧?前一段去看时已经冒出了零星的花苞。雪天湿滑,不易出门,很多人都选择宅在家里,透过窗玻璃看外面飘落的雪花,我却不同,平时宅在家里,雪天倒要出去走走。

雪天有许多雅趣,围炉夜话,雪夜访戴,程门立雪,踏雪寻梅。在诸多的行为艺术当中,若其他不好践行的话,踏雪寻

梅实在是便宜又风雅的一件事情,且一个人就可独立完成。

俗话说有雪无梅不精神,有梅无雪则失了情致,这二者最好得兼,最好于乱琼碎玉当中去探寻那一缕梅香。

去探访梅花,要穿过一道渠,雪后的丛林,玉树琼枝,如琳宫瑶台,松树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柳树的枝条很疏淡,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落了雪的枝干,就像被墨色皴染过一般,一道寒渠在雪的映衬下,颇有江雪独钓这样唐诗的意境。林子时不时传来鸟雀空灵的叫声,一只长尾巴的灰喜鹊卧在一丛灌木上,人走近便扑棱棱地飞走了,惊起了一树的积雪,簌簌而落。雪地下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不知是谁的足迹,还有些竹叶形的印迹可能是雀儿留下的。

还进园子,就闻到了一股清香,这是一座梅园,园子里种植的都是腊梅树,有的已开,洁白的雪花落在腊梅的花瓣上,被冰雪笼罩下的那一抹蜡黄被冻成了一枚晶莹剔透的冰梅花。有的正含苞,圆圆的花苞隐在叶丛,像一粒粒豌豆,上面披覆着深褐色的鳞片,破裂处,可窥见里面的金玉之质,已有香气逸出,在雪后清新的空气中格外清冽。

腊梅在雪中飘香,空气中既有雪的清气,又有腊梅的香气,回来的时候随身携带了一枝半开的腊梅花,到家找一只细白瓷的瓶子灌上水,把梅枝插起来,看它在清浅的水中疏枝摇曳,暗香浮动。

## 初雪探梅

玉玲珑

## 曹鹏的生日愿望

汤啸天

去年12月23日上午,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上海小号研究会的成员们和天使知音沙龙的孩子们以及热心观众一千多人齐聚一堂,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以一场“大爱交响2023”专场音乐会,为著名指挥家曹鹏庆祝99岁生日。

这场音乐会是又一曲公益之声,奏响的是“爱的音符”。曹鹏的女儿夏小曹与父亲同台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演绎了深沉的人间之情。曹小夏以小提琴独奏曲《我亲爱的爸爸》,向父亲送上了人世中最富有感染力的生日礼物。音乐会共有五位指挥家轮番登台指挥,从《红旗颂》《市民的号角》到《节日序曲》,从《曼波》《拍手歌》到《号手的假日》《龙舌兰》,精彩纷呈。其中,《号手的假日》在曹鹏指挥下,由三位被人称为“星星的孩子”担纲协奏,160位小号手助阵。当近200人的乐队与160名小号手共奏《生日快乐歌》时,舞台上所有人都用音符与和声送上对曹爷爷的诚挚祝福。当20位“星星的孩子”亲手制作的大幅画作《爱的生命之树》送上舞台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画作由不同材料制作的20颗星星组成,表达了自闭症患者期望,在曹鹏这棵大树下继续得到滋润呵护的殷切心愿。“大爱交响”使得99岁的音乐家曹鹏脸上一直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我现在99岁了,还有一年就到100岁了,我希望100岁时,再开一场音乐会!”音乐会临近尾声,在一千余名亲朋好友、乐迷的见证下,曹鹏再一次说出了自己的生日愿望。曹鹏先生经常自称“90后”指挥家,在常人早已颐享天年之时,他却依然守护着音乐与孩子们,奉献着自己的艺术与爱。我多次听曹鹏说:“趁我指挥得动,你们赶紧用”,心灵受到巨大震撼。这种要求后人

“要用我,请抓紧”的话语,是叮嘱更是嘱托,是“只争朝夕”的精神,更是忘我无私的大爱。为此,我写了《等到100岁还要再办一场音乐会》的短文,没有借助悉达多之名,穿越漫长求道之路:艰难探索、思考处境。关于世相无常,生活闹剧、美与神秘的力量、前路与使命、觉醒与归处……心也跟着一起,穿越山水障碍,逐渐变得亮堂起来。馨香与力量,至今犹存。

阅读在这里是桥梁,是渡河:路过它,不占有它;经由它,建立净观,倒映内在,成为自己。

## 十日谈

一路书香

责编:郭影



## 福寿康宁

(扇面) 沈嘉华

时间流经每个人,决定了成长的方式。这些年,无论世事如何纷扰,春秋怎样更替,唯一不曾改变的是阅读的积累。它扩充内在视野,也如同撒播种子,守护内心花园;伴随我度过长夜、旅程以及动荡时光,以此获得救赎;对抗俗世热闹,消融此起彼伏的人生境遇;学会了在臣服与告别中,坚守清冷与信念,不曾被诱惑与繁华带偏。阅读让时间流逝,成长的分水岭清晰可见。在短视频流行、信息转瞬即逝的当下,如何让心神安宁,志趣高贵,阅读无疑是好的加持。于我而言,打开一本好书,就展开了与朋友、上师、善知识的交谈。

“……寻觅与找到是两回事,过于费力地寻找无益于找到,而是相反……我的一生很艰难,但我的寻觅不是。我出于全部的本性早就知道自己要

成为且必须成为艺术家。走向这个目标的路布满了障碍与荆棘,从寻觅到找到的路不是笔直的,走这条路光有意志与理性是不够的,还得能谛听、倾听、等待与梦想,得向想象开放。”读到这句话时,我在深圳开往武汉的高铁上,夏天的七月。随身带的《黑塞书信集》,书封由蓝、白、黑三色构成,似乎隐喻一个人内心的沉静、深邃、纯洁、神圣及有过的深渊。黑塞热爱世界,保留了孤独与悲心。他以严肃的姿态,打开写作这扇窗,处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且极富同理心地关注公共与道义生活。回到书本身,当时高铁上人不多,强烈的冷流,反而让人变得清醒。阅读也变得异常敏感。《黑塞书信集》,极其私人化的表达,是有血有肉、鲜活分明、善意正念俱

## 心急吃不了烫山芋

袁山

不知不觉,冬天来了,街头小贩开始吆喝“烤山芋”,闻到这香味,总想起当年井冈山农家的煨山芋。

记得在井冈山山村当知青时,一到寒冬的夜晚,大人伢仔都会围着火塘烤火取暖,一边烤火,表嫂们一边会煨上几个香喷喷的山芋,让我们解解馋。煨山芋,也有门道,先让秋风带走山芋一些水分,看起来有点发蔫了,但糖分更纯了,再拿来烤也好,煨也好,才变得更甜。

每当做饭菜时,把柴火灶膛里的明火铲一些到火塘里,丢进几个小山芋,再用余火灰把它们埋住,待饭菜做好了,山芋也差不多熟了,山芋熟透时,香气四溢,扒开焦黑的外皮,里面满满的金黄,

带有木柴的柴香味和山芋的芋甜味融合在一起,形成独有的山乡美味。

记得下乡第一次吃煨山芋,大出洋相,那是在生产队烧砖窑时,半夜实在饿得发慌,找来几个山芋埋到窑火灰里煨,煨熟了,用铲子扒出来,灰迫不及待就往嘴巴里塞,没想到,这灰不溜秋的“土疙瘩”烫得我右手与左手颠来颠去换不停,塞进嘴巴的,烫得咽又咽不下,吐又吐不出,猴急得两脚发跳,看到我这狼狽样,几个老表哈哈大笑,笑着告诉我:“心急吃不了‘烫山芋’。”“吃一堑,长一智”,从此,吃煨山芋,我记住了“心急吃不了‘烫山芋’”。工作上,遇到“烫山芋”,我更记住“心急吃不了‘烫山芋’”。

## 由阅读成为自己

婵琴

冥想的气息。这部书信集中,有日常琐事的真切,也有哲思理性的非凡。读它的过程,仿佛听一首古典乐,又仿佛夏天穿越山中般寂寥与宁静。

书中,他毫不吝啬对歌德的赞美:作品无论论在岁月激流汹涌,根基都应该是安静的;谈论困境:有那么一幅画、一朵花、一个眼神打动,吸引了他并让他一时忘了自己的处境,心

中所有的沉静又会再次平衡;关于生死:与死亡的关系不是妄念,不是美丽的幻想,而是真实的,属于我的生命;他并不认同世间诸多价值和标准:努力想跟其他人一样去过所谓“真实”又健康的生活,肯定不是全无意义的。而我们在中间所获得的,又会从掌中散落。除了思想家和诗人,还有向我们敞开的自然,我们可以和另一个世界共振,它没有成规,只向那些赤诚的人、懂得体察人微的人开放。

大境界的观点,智慧的无宝藏,让人赞叹,我总是无法对其关闭心灵,我渴望智慧的火花撞击心灵,融入骨血。阅读是私人化的体验,是物质生活无法给予的恒定与清欢。好文字,如风雨后见彩虹,身心邈良辰,皆是欣喜与力量。那一

刻,遇见另一个自己。经年已逝,上次读黑塞的《悉达多》,也是在途中,我刚刚经历残酷的人生真相——生别离。黑塞的文字,如灯塔,照亮过风雨飘摇的长夜。他借助悉达多之名,穿越漫长求道之路:艰难探索、思考处境。关于世相无常,生活闹剧、美与神秘的力量、前路与使命、觉醒与归处……心也跟着一起,穿越山水障碍,逐渐变得亮堂起来。馨香与力量,至今犹存。

阅读在这里是桥梁,是渡河:路过它,不占有它;经由它,建立净观,倒映内在,成为自己。

## 十日谈

一路书香

责编:郭影

下班地铁上的一小时是我这些年来难得的读书时光。

2022年9月5日,曹鹏先生给我来信。信中说:我多么希望在我百岁音乐会时您能出席。曹鹏先生还在信中说:“我一生指挥了许多作家的作品,但是我崇敬的作曲家之一是贝多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第一和第四乐章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终曲,是以歌颂“亿万人民团结起来”为主题的。尤其在当前,更应要高歌“亿万人民团结起来”。